

弄堂轶事
—
陈建兴

白相大世界

承载上海人回忆的大世界，日前我又去了一趟，感觉没什么好玩的，不由想起阿拉小辰光白相大世界的那些情景。

1965年的春节年初一，父母让我们兄妹四人穿上新衣服，手里拎着饭盒，背着水壶去白相大世界了。一路上，我与弟弟兴高采烈地奔跑着、追逐着，我不小心把饭盒打翻了，几只馒头滚落一地，母亲心疼地捡了起来，剥掉沾上灰的馒头皮，重新装回饭盒。

到了曹家渡忻康里23路电车站，排队等候的队伍已是见首不见尾。排队的时候，我啃掉了一只剥皮馒头。

到龙门路下车，兄妹四人一路小跑奔向大世界，把父母甩在了后面。远远地就看见了大世界高高的七层塔和那个钟楼顶。一进大世界的门，便听到了嘻嘻哈哈的笑声，十二面哈哈镜让我们变长、变矮、变胖、变瘦，我们兄弟三人都指着对方：依迭只长脚螺丝，依像只柏油桶，依像只“猪头三”……笑得前仰后合，漂亮的姐姐在哈哈镜里也成了只“白骨精”。白相大世界，就从“哈哈”开始了。

大世界上上下的连廊蜿蜒交错，人流如潮，熙熙攘攘的，四面八方粉墨登场、争相献演的演员经常会不期而遇。

父亲是个京剧迷，家里还有他穿着戏装的剧照呢，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个“发烧友”。来到大世界了，他便拖着全家人去看京剧。坐在板凳上，台上的人唱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。过了一会，我就坐不住了，想着去游艺厅玩些什么。此时，正好母亲起身，带着姐去看越剧，哥“滑脚”去看电影，我与弟也逃了出来。出了门我又折了回去，从父亲保管的饭盒里拿了只馒头。

我与弟找到游艺厅，看到不少小孩在排队等着敲大头娃娃，我俩也排了上去。不一会儿，弟弟被人套上了一只笑脸大头娃娃，他站在起点处，原地转了三圈，已是晕头转向了没走几步，竟拿着鼓槌对准旁边看热闹的小朋友头敲去，幸好人家大人眼明手快拉开了小孩，才未被击中。轮到我上时，工作人员没有帮我套好大头娃娃，我竟然能够借着大头娃娃的漏光，轻松敲到了挂在空中的铜鼓，得到了一块橡皮作为奖励，弟弟看着羡慕得不得了。

旁边一个转糖画的摊位吸引了我俩的“眼球”。一个草靶子插着用糖浆画成的蝴蝶、孔雀、兔子、孙悟空，弟弟吵着要吃“孙悟空”，我从裤袋里掏出一分钱，那是我早上偷偷从储蓄罐里倒出的。弟弟手气很好，转到了一只小兔子，只见摆摊的老头拿起勺子，舀

上黏糊糊的糖浆，在一块光滑的石板上飞快地画出了一只小兔子，用铲子压了压，拿一根竹签再一压就粘住了“小兔子”。弟弟高兴极了，完全忘却了要吃“孙悟空”的事儿，他把兔子拿在手上玩了好长时间，直到掉在了地上才捡起来吃掉。

圆弧形露天舞台传来了阵阵喝彩声，我与弟弟不及连廊的围栏高，看不到台上在演什么，只好钻进趴在栏杆上看戏的大人们中间，从缝隙里往底下瞧，只见一个杂技演员踩着自行车在舞台上绕圈圈，借助自行车的惯性，两个杂技演员跳上了自行车，爬到了踩自行车的杂技演员身上，自行车在舞台上兜了几个圈子，上面竟站满了十几个杂技演员，层层叠叠，他们在上面做着各种优美的动作，忽然，众演员的手全部张开，像孔雀开屏一样优美，博得了阵阵掌声。

白相了大半天才想到了哥，不知他去哪儿了，我与弟就一个剧场一个剧场挨着找，才知道每个剧场唱的戏都是不同的。偌大的大世界，最后在一个爆满的剧场里看到哥哥站在那里独自偷着乐，一问，才知道演的戏是《三毛学生意》，怪不得这么多人，我与弟拼着吃奶的力气才挤到了哥的身边。看了一段三毛伺候瞎子的片段。三毛滑稽的模样，让我们三兄弟笑得腮帮子都发酸了。

散场后，哥带着我与弟从一个场子窜到另外一个场子，什么沪剧、锡剧、评弹、淮剧……可惜那时我太小，根本听不懂他们唱些什么，只觉得台上人物穿得花花绿绿的。

看戏没什么兴趣，便让哥带我们去了游艺厅。这下，我与弟弟对大转盘发生了浓厚的

兴趣。只见转盘上放着蜡笔、圆规、塑料铅笔盒、卷笔刀等学习用品，弟弟眼馋得不肯挪步。转盘也是一分钱转一次。哥爽快地用他的零用钱为两个弟弟买了筹牌。我一次次转动转盘，一次次眼睁睁看着奖品擦肩而过，偏偏又一次次克制不住想赢奖品的冲动。结果，把哥口袋里为数不多的硬币全部用完，也没拿到一个奖品。

哥哥又领着我与弟弟在大世界奔上跑下，跑得满头大

汗。蓦然，我看到有卖小笼馒头、生煎等小食的，便缠着哥买东西给我与弟吃，哥说带来的零用钱都让你们转掉了，哪还有买吃的钱。弟弟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，哥拗不过弟，乖乖地从裤子的表袋里掏出他仅有的五分钱，买了一包城隍庙的三角包五香豆，让我与弟解馋。见有吃的，弟从地上爬了起来，开心地吃起五香豆来。此时，哥从身上摘下水壶，从兜里拿出两只馒头，

让我与弟吃。

就这样，白相了一天大世界，吃了三只馒头、一壶开水，可心里还是乐呵呵的。

找了一大圈没找到父母与姐，兄弟三人一头又扎进了电影院，等到电影散场，父母与姐早已在大门外等候多时，大世界已快打烊了。

大世界对于阿拉上海人来讲，是一种挥之不去的记忆，是我们这一代人童年向往的地方，一个充满欢乐的地方。

长相忆 | 韩磊

柿子树下

几年没有吃过柿子了，前段时间和姐姐通话，提及此，不知她竟从哪里寻到一些给我寄了过来。在盛夏吃到新鲜的柿子真是很不容易，收到满满一箱，每个都很干净，剥开皮尝了几口，虽甜却还是感觉少了些味道。

小时候，我是最喜欢吃柿子的。奶奶的院子里有两棵柿子树，一棵结的是大柿子，一棵结的是小柿子，大柿子成熟的时间会早一些，果肉鲜甜多汁，里边的“舌头”更是我的最爱，小柿子肉质紧致，吃起来清脆干爽，也是美味。

从我记事起，它们便生长于院中小路两旁，奶奶说它们是在我出生那年她亲手种下的，希望家里能因为我的到来更加红红火火，也希望我能一生吉祥平安。它俩长得枝繁叶茂，把我远远甩在身后，犹如两个巨人俯视着我。

我常和姐姐一起去奶奶家蹭吃蹭喝。奶奶还在准备饭菜的时候，我们在院子里到处抓小昆虫玩，玩累了就到柿子树下的阴凉处歇歇。最喜欢听的那一句是，“饭熟了，洗洗手快来吃吧。”

柿子在国庆节前后便会陆续成熟，奶奶的院子也因此变得更加热闹。那时候父母给的零花钱少，柿子便成了我们解馋的抢手货。姐姐会拿着奶奶早就准备好的长木棍，木棍顶端栓有铁钩，钩住柿子后边的枝条拧上两圈，柿子连带着树枝会一同被取下来，这时需要控制力道，慢慢收棍，卡住树枝，确保柿子不会摔到地上。我

会爬树，因此总想偷偷爬上去摘那些木棍够不到的柿子，奶奶发现后总大声喝止我，生怕我一不留神摔下来摔伤。

如果采摘不及时，再赶上刮风下雨天，会有很多柿子摔落到地上。鸟儿、小昆虫见到此景心里可乐开了花儿，成群结队过来吃大餐，奶奶却皱起了眉，烂柿子不及时清理，一会显得很脏，二会让路变得很滑，踩到容易摔倒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柿子越来越大、越来越多，树枝也被压得越来越弯，但柿子树从没表现出不满，一直在默默付出，独自承受着一切。

到了人冬前，奶奶会把半熟的柿子都摘下来并用纸箱装好，放在角落里，再往其中混入几个苹果，一段时间下来柿子成熟，她总是会挑几个大的先给我送来，夹杂着苹果的馨香，在寒冷的冬日吃上一口，着实甜到了心里。

奶奶会将吃不完的柿子制作成冻柿子，年前找时间拿到集市上卖掉。北方冬天的清晨用天寒地冻来形容最贴切不过，一大早，二婶骑着三轮车来接奶奶，两人将柿子抬上车，奶奶蒙着头巾，将装满热水的暖水袋抱在怀中，裹上棉被蜷缩坐在车斗里，三轮车在空荡荡的马路上迎着朝阳缓慢前行，时不时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，仿佛被冻得呻吟。

集市在镇上，需要穿过两个村子才能到，中途有一段土路，一段用砖块铺成的马路，遇到坑坑洼洼的地方，奶奶就需要下车走一会或者帮忙推一下

车，路途虽不算长却也历经坎坷。去得早是为了占据醒目一点的摊位，如果位置太差或者生意惨淡则还需要再来几次集市。柿子摆好后，奶奶坐在马扎上盯着摊位，时不时吆喝两声，二婶则去买早饭，五角钱一个新出锅的肉饼买上几个，趁着热乎吃上几口，搭配从家里装的热水在摊位上简简单单凑合一顿。

“咱们不差那点儿钱，您安心养老享福就行。”叔叔婶婶们曾劝过奶奶多次，别去遭那个罪了，可奶奶不听，“吃不完浪费多可惜，卖点钱干些什么不好。”老一辈人那种勤俭节约、吃苦耐劳的品质一直深深影响着奶奶。

后来奶奶年纪大了，没有精力再打理柿子树，便相继砍了去。2013年大年初四，奶奶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，她的院子从此很少有人去了。去北京学习前，我独自一人又到奶奶的小院儿逛了一圈。推开门，一切是那么熟悉，又显得如此陌生。还是那栋普普通通的小平房，用红砖砌成的矮墙在岁月的摧残下变得不再挺拔，院子里很整洁，应该是叔叔经常来打扫的缘故，但仍让我感觉有些萧条，恍惚间，眼前好像浮现出孩童时期在柿子树下嬉戏打闹的场景，回过神来却连树墩也寻不见了。

此前总是会梦到和奶奶在一起的时光，甚至觉得奶奶的病被治好了。醒后，发现是梦，不由得有些怅然。想来，记忆中柿子的味道如今怕是只能在梦中才能寻到了吧。